

梁老師：
十一月三日清晨七時十五分（台北時間）四日清晨一時十五分接到續文從台北打來的電話：「秀英，我要告訴妳

給

梁老師

一件事」，從他那超乎尋常的鎮定、嚴肅和緩慢的語氣，我知道事情不妙，但絕對沒想到他接下去說的是：「梁先生今天（三日）早上逝世了，我怕早告訴妳，妳會一夜都睡不着……我怔住了，週身感覺麻木。怎麼會這樣！昨天（十一月二日）下午，我才收到續文來信，信中告訴我，他十月二十日下午去看您，他說您看來精神很好，滿臉油潤，多采，您還說一些事要續文告訴我，是胡寶生的事，一是王志瀾姐動手術的事，續文本來就要和樂澄一道去看您的，因為樂澄感冒一直沒有好，怕傳染給梁公公，一星期延一星期，所以在十月二十日他才一個人去看您的，怎麼才不到兩個禮拜的功夫，這個世界就變了。

的

一向睡得很晚，就掛個電話給她，可是打了好幾通都沒有人在接，其他的人我也沒敢打，大家都不在睡呢！之後，我坐在床邊好一會兒，欲哭無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覺得眼睛很不舒服，起來照照鏡子，一看眼睛紅得嚇人，心想眼睛有了毛病，在美國看醫生可就麻煩了。過不久，英哲兄（夏威夷大學李英哲教授，他曾和您同桌吃過飯，我的好朋友，您記得嗎？）來電話，我告訴他您逝世的噩耗，這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哭出聲了，他越安慰我越難過。不記得電話是怎麼掛斷的，反正痛哭了好久好久。奇怪，哭過之後，反而覺得眼睛沒有那麼不舒服了，照鏡子一看，果然沒有那麼紅了。這是怎麼解釋，我不懂。

中午語言系每週一次的討論會，我去了，但是一句話也聽不進去，下午一時卅分至二時四十五分的課也去上了，但是還是不知所云。這時候我已經很累很累了，三時至四時十五分那堂課，再也沒法上了。老師，您不要怪我聽課，我一向是好學生，不輕易跳課的，這次是不得已的。

（變得如此的貧瘠。）中國文壇失去了一塊瑰寶，師大英語系失去了一個精神支柱，而我個人則失去了一位三十年來對我關愛備至、亦師亦父的恩師。我六月下旬離開台北前，您請我們去漁寮莊吃飯，臨走時您還說：「妳明年回來，我們再來。」您一向最守信用，言出必行的，怎麼這次竟然爽約了？老師，您不可以這樣就走了，我明年回來時要找到您！我有著好多話要對您說呢！和續文電話掛斷之後，我想您師母

說我那天晚上在醫院裡看到您的情形，他說您好像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伸出手來和他與續文都握了手，這大概是揮別吧！雖然我沒能親自給您送終，但是您知道續文可以代表我的。

到清晨三點多（台北晚上九點多）給師母的電話，終於打通了。師母聲音沙啞，大概這兩天都沒睡了，她剛去睡，聽說我的電話，就起來接，真不好意思。她好不容易剛去睡，我就把她吵醒。師母說出殯訂在十一月十八日，遺照遺囑，不組治喪委員會，不公祭，不發訃聞。墓地已找好了，是劉校長白如先生介紹的。但您遺囑上說棺木中等材料就好，她沒照您的意思，買了最好的，衣服也買全絲最好的，老師您不要怪師母沒有完全遵照您的意思辦理，壽棺壽衣是您老人家最寶貴的東西，其他的東西您都無法帶走的，不是嗎？我們都覺得師母做了最好的決定。您遺囑上要劉錫炳先生、朱良崑先生和我三人辦理事務工作，我雖不在台北，續文會代表我

一封

陳秀英

辦理一切事情的。但是師母說現在一切喪葬事宜，由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先生派蕭課長協助辦理，我們都告訴師母我們有什麼事可以做的，儘量找我們做，讓我們最後還能替老師盡一點孝心。您遺囑有關治喪之事，是您一生淡泊、不重形式、處處為他人設想，怕麻煩人家的寫照。可是，您知道嗎？當您逝世的時候，張芳杰老師立刻找來校長準備辦理治喪事宜，林炳錚先生接到續文電話告知後，也痛哭了一整個晚上。還有好多好多您的朋友故知都非常悲痛。

師母說您傷心了三年，我起初不懂得；後來她才說您的遺囑是三年前立的，我才瞭然。是的，這些年來您是滿寂寞的。記得就在三年前三、四月間，我因為師大中國語文部在職訓練課很多，很忙，自己身體也不太舒服，大概有一個月沒去看您，有一天突然接到您的電話，您說很寂寞，重感冒又跌了一跤。說話的聲音很微弱，把我帶了一跳，我立刻去看您，但您却說：「我現在狼狽不堪，妳不要來，等我好一點再打電話通知你，來陪我聊聊。」我那裡肯

聽您的話，掛了電話，立刻和續文坐計程車到四維路去看您，還好當時師母在家，不然，按給您聽不見，就進不去了。原來那次您和師母兩個人都患了重感冒，您又不喜歡看醫生，還是師母找了醫生到家裡來呢！那次感冒您元氣大傷，後來休養了好久好久才略略恢復一些。但身體却大不如前了。我想您的遺囑一定是在那時成立的，人在病痛時最容易傷感，尤其子女都不在身旁時。（那時文舉兄還沒來台北。）記得李方桂老師逝世前幾個月給了那新兄寫信時也很傷感。我猜想他自己或許感覺到什麼地方不適。後來李老師中風從醫院回家休養時，我正好在史坦福大學進修。我去看他了，他緊握住我的手，並且嘆了半小時。當時我只能安慰他，鼓勵他，祝他早日康復，明年回台灣找到機場接他，再請您兩位吃飯。沒想到我離開史坦福大學到美國東部旅行期間，在紐澤西州給樂澄電話時，從她口中知道李老師的噩耗，我難過極了，一夜都睡

不着。李老師生病與逝世的消息，我本不想寫信給您，但怕您傷感就沒敢寫。我怕您又在看雲。您常常對我說我的朋友又少了一個，在雲裡又多了一個了。真的，李老師的逝世，使我好擔心您的健康。但是我不敢說，只默默祈求上天保佑您能平安地度過這個哈雷彗星年，可能我的祈求未能感動上天，您還是躲不過哈雷彗星尾巴的掃蕩。不過，比起李老師您是福氣多了，因為您沒受什麼苦就走了。而李老師臨終前還接了一刀動了手術，希望您在雲裡能和老朋友相聚。

記得去年底您糖尿病又犯了，而且比以前幾次都嚴重些。已不是飲食上能控制得了，需要靠藥物治療，而且吃一粒藥不夠，有時要上兩粒，您的精神也因此萎靡一些。常常說些傷感的話。過年前我去看您，告訴您大年初一還是由樂澄來接您、師母、和文舉兄來家裡吃飯。這些年來，大年初一您都在我們家吃晚飯。雖然我笑說不好，但是您和師母總是說些鼓勵的話。讓我有勇氣一年一年地請您光臨。然而今年您沒有來，您說糖尿病沒好，一則很累

，二則怕來了以後會吃得太多，對病情反而不好，我不敢太堅持，恭敬不如從命。臨走時您對我說：「只要妳以後學校下課後常過來看看我，陪我聊聊，現在來看我的人不多了。」我和繼文有幾次事先沒打電話約好就去您家，您高興與我們運氣都很好，好幾次都正好您在客廳，我們按鈴，沒按多久您就看見我們了。也有幾次您大概太專心想看您了，聽不見鈴聲，我只好到樓下打電話給您了。但是假使事先打電話約好的話，您一定老早就在等門。

老師，我不是告訴過您好幾次，大家沒來看您是怕打擾您的寫作。但是大家心裡都惦记着您。真的，您知道陳祖文老師和師母，每次看到我我就問：「梁先生好嗎？」陳師母去年還曾對我說過：「梁先生年歲大了，有空常去看他。」一系裡許多同仁也都常常問起您。每年大家都等著臘八這一天，您生日的時候來看您，同時大家也利用這一天聚聚餐聊。平時大家各忙各的，沒有功夫，也沒有機會可以相聚在一起。臘八這一天是大家相聚的好機會。說起臘八這一天聚餐，我當跑腿工作，是從民國六十五年我由美返國時起，前後十一年，第一次我去和您過生日聚餐的事，是奉張芳杰老師之命來的，本來芳杰師請了系裡一位資深老師當說客，您沒有答應，於是就叫我去試試看，我一開口，您就說：「又是芳杰，要來當說客的！」我知道我一個人的力量不夠，就等師母在旁時，請師母在旁幫腔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說破了嘴皮，好不容易您才肯。但只答應說人不要太多，一桌就好，我好為難，乾脆就請您和師母決定最想看的。這次聚餐大家都好愉快。從此以後每年跑腿的工作就落在我身上。每次都是奉芳杰師之命而辦的。跑腿本來是苦差事，但是接洽飯館，寫通知這些都是小事，最苦的是什麼？寫通知嗎？是要通過您這一關，得您首肯，有好幾次您怎麼也不答應，說什麼您年歲大了，不喜歡應酬，又說您讓人家破費，您又不能回請大家，很過意不去……我對您說過，這是羅漢請觀音，大家只不過借您的生日聚餐，有什麼好過意不去的呢！何況您還帶酒請大家，您才破費呢！好說歹說，說來還得感謝師母，否則無法達成任務。您同意後還附帶有條件，第一要找較便宜的飯館，您和師母都不要大家太破費；第二要我自己找來的，只是大家都覺得每年都是我來辦，都等著我的通知，要是我通知的晚了一點，家裡的電話就會響個不停呢！您說您是不答應，師長學長們不是會怪我辦事不力呢！最近幾年劉校長白如先生和劉師母都參加我們的聚餐，他每年很早就打電話給芳杰師。參加您的生日聚會，對很多人來說，都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您知道嗎？前些天林瑤瑤師做了一件新衣裳，準備臘八這生日那天穿的！您說您能推大家的好意嗎？您不是也看到每次聚會，大家都談得好開心，您雖然聽不清楚大家在說什麼

，但是您也很高興。每次都把我們送給您的生日卡片，和照片收起來，我想您一定常常翻閱這些卡片和照片的，因為曾經有幾次您對我說某某看起來比以前老多了，某某又瘦多了，某某現在怎麼樣了？您對朋友學生都很關心。（就從胡寶生和王志謙姐的事，就可以證明）而且您記憶驚人，您對每個人的事都瞭如指掌。曾有同學同仁對我說您一定不記得他們了，我告訴他們您才記得清楚呢。

您表面不是一個很熱絡的人，但是您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的人，您對人對事觀察入微而且銘記在心，您跟您吃的一兩次飯以後，您就知道續文喜歡吃豆腐，每次和您一起去吃飯，您總要點一道豆腐，並且還教我做豆腐羹。您對動物愛護有加，您家那幾隻小貓，雖然是在照顧，您也是照顧的無微不至。連您和師母送給樂澄的那隻淘氣小妹妹（我們取名為阿丹）您都常惦记著牠，還教續文如何餵食，現在阿丹都給續文價壞了。您對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，記得您在美國時，我有一次經過安東街您的舊宅處，看不到老屋，原處已是大廈林立，然而那棵麵包樹仍在，我就寫信告訴您，您就給麵包樹做了一首詩，並且用直紙寫好寄給我，但囑我不要積，太傷感了。您還教我如何照顧花木，我家裡那兩盆素心蘭就是您民國六十六年初到美國去時送我的，現在已經分了好多盆了，長得很好。那盆天門冬也長得很茂盛，您到我家時我曾指給您看的，您看它們長得很好也很高興。您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，但您一旦答應的事就守信不渝，當年您兩位孫女兒到美國念書，您答應負責她們三年的學費，那三年中您不停的寫，連您已宣佈絕交的多年的沙士比亞，您也應中國時報之邀寫了一本沙士比亞的介紹，有一次我去看您（在鄉野大廈），您告訴我您又和沙士比亞打交道了，我說您不是與他絕

交了？您說為了孫女兒的學費，用台幣換美金，不易呀！我看了好不忍，會對您說不要太辛苦，必要時是可以動用您在美國的儲蓄，您說是可以，不過趁現在還能寫，就多寫點，能不動用儲蓄就不動用。後來您兩位孫女兒先後結婚了，也告訴您不必寄錢給她們，但您說您既然答應負責三年還是負責到底，您就是這樣寧可辛苦自己。

您做事一向嚴謹，從不馬虎，年輕時如此，年老了亦復如此。我最後一次參與字典編纂工作，編「遠東英漢成語大辭典」，由您主編，傅一勤先生、朱良崑先生和我三人任編纂，由我找兩位助理負責剪貼工作，我負責將稿子分給各位，我們每月聚會一次交稿、討論，我們做好的稿子您一字不漏的看過一遍，您訂得很緊，一定要按照合約按時交稿。您重視一個人的做事能力，但更重視其人品，有一次您要我負責「遠東英漢實用大辭典」的校對工作，我得負責籌劃，找校對人員，訓練校對人員，您對我說：「妳找人要注意一件事，英文能力固然重要，人品更重要，能力差一點可以訓練，人品不行妳會很麻煩。」續文五日後電話說青年日報要來寫一篇文章紀念您，中華日報九日也來信家中要我寫文章，我現在心情很亂，已經好幾天都睡不著了，我只能先寫一封信給您，您二、三十年來對我的關愛，不是短短幾天可以說得完的，我真希望能直飛台北去參加喪禮，但國科會規定必須重大事故（直系親屬或配偶喪亡）才可中途請假回家，真希望他們能加上恩師喪亡也可准假啊，親自執紼，並至靈前致祭。

受業
秀英敬叩
十一月八日
於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
（本文作者係國立師範大學
學英文系教授）

